

通 知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

伟大的历史文件

《红旗》杂志编辑部 《人民日报》编辑部

8072

通 知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

伟大的历史文件

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1967年5月第1版

1967年6月北京第2次印刷

书号 3001·1069 每册 0.04 元

毛主席指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现在的文化大革命，仅仅是第一次，以后还必然要进行多次。毛泽东同志近几年经常说，革命的谁胜谁负，要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才能解决。如果弄得不好，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全体党员，全国人民，不要以为有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可以太平无事了。千万注意，决不可丧失警惕。

通 知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各部门和各人民团体党组、党委，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

中央决定撤销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二日批转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所谓“五人小组”的汇报提纲是根本错误的，是违反

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路綫的，是违反一九六二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問題的指导方針的。这个提綱，对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和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对毛泽东同志在一九六五年九月至十月間中央工作會議上（即在一次有各中央局負責同志参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會議上）关于批判吳晗的指示，阳奉阴违，竭力抗拒。

所謂“五人小組”的汇报提綱，实际上只是彭真一个人的汇报提綱，是彭真背着“五人小組”成員康生同志和其他同志，按照他自己的意見制造出来的。对待这样一个关系到社会主义革命全局的重大問題的文件，彭真根本沒有在“五人小組”內討論过、商量过，沒有向任何地方党委征求过意見，沒有說明要作为中央正式文件提請中

央审查，更沒有得到中央主席毛泽东同志的同意，采取了极不正当的手段，武断专横，濫用职权，盜窃中央的名义，匆匆忙忙发到全党。

这个提綱的主要錯誤如下：

(一)这个提綱站在資產階級的立場上，用資產階級世界观来看待当前学术批判的形势和性质，根本顛倒了敌我关系。我国正面临着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高潮。这个高潮有力地冲击着資產階級和封建殘余还保存的一切腐朽的思想障地和文化障地。这个提綱，不是鼓舞全党放手发动广大的工农兵群众和无产阶级的文化战士繼續冲鋒前进，而是力图把这个运动拉向右轉。这个提綱用混乱的、自相矛盾的、虛伪的詞句，模糊了当前文化思想战线上的尖銳的阶级斗争，特别是模糊了

這場大鬥爭的目的是對吳晗及其他一大批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中央和中央各機關，各省、市、自治區，都有這樣一批資產階級代表人物）的批判。這個提綱不提毛主席一再指出的吳晗《海瑞罷官》的要害是罷官問題，掩蓋這場鬥爭的嚴重的政治性質。

（二）這個提綱違背了一切階級鬥爭都是政治鬥爭這一個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論點。當報刊上剛剛涉及吳晗《海瑞罷官》的政治問題的時候，提綱的作者們竟然提出“在報刊上的討論不要局限於政治問題，要把涉及到各種學術理論的問題，充分地展開討論”。他們又在各種場合宣稱，對吳晗的批判，不准談要害問題，不准涉及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對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罷官問題，不准談吳晗等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問

題。毛澤東同志經常告訴我們，同資產階級在意識形態上的鬥爭，是長期的階級鬥爭，不是匆忙做一個政治結論就可以解決。彭真有意造謠，對許多人說，主席認為對吳晗的批判可以在兩個月後做政治結論。又說，兩個月後再談政治問題。他的目的，就是要把文化領域的政治鬥爭，納入資產階級經常宣揚的所謂“純學術”討論。很明顯，這是反對突出無產階級的政治，而要突出資產階級的政治。

（三）提綱特別強調所謂“放”，但是卻用偷天換日的手法，根本歪曲了毛澤東同志一九五七年三月在黨的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所講的放的方針，抹煞放的階級內容。毛澤東同志正是在講這個問題的時候指出，“我們同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思想還要進行長期的鬥爭。不了解這種情況，

放弃思想斗争，那就是错误的。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又说，“放，就是放手让大家讲意见，使人们敢于说话，敢于批评，敢于争论”。这个提纲却把“放”同无产阶级对于资产阶级反动立场的揭露对立起来。它的所谓“放”，是资产阶级的自由化，只许资产阶级放，不许无产阶级放，不许无产阶级反击资产阶级，是包庇吴晗这一类的反动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这个提纲的所谓“放”，是反毛泽东思想的，是适应资产阶级需要的。

（四）在我们开始反击资产阶级猖狂进攻的时候，提纲的作者们却提出，“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这个口号是资产阶级的口号。他们用这个口号保护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

毛泽东思想，根本否认真理的阶级性。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同资产阶级以及一切剥削阶级的谬论的斗争，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根本谈不上什么平等。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无产阶级继续清除资产阶级钻在共产党内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代表人物等等，在这些基本问题上，难道能够允许有什么平等吗？几十年以来的老的社会民主党和十几年以来的现代修正主义，从来就不允许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有什么平等。他们根本否认几千年的人类历史是阶级斗争史，根本否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根本否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革命和对资产阶级的专政。相反，他们是资

产阶级、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同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一道，坚持资产阶级压迫、剥削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和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他们是一群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分子，他们同我们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丝毫谈不到什么平等。因此，我们对他们的斗争也只能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我们对他们的关系绝对不是什么平等的关系，而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关系，即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独裁或专政的关系，而不能是什么别的关系，例如所谓平等关系、被剥削阶级同剥削阶级的和平共处关系、仁义道德关系等等。

（五）提綱說，“不仅要在政治上压倒对方，而且要在学术和业务的水准上真正大

大地超过和压倒对方”。这种对学术不分阶级界限的思想，也是很错误的。无产阶级在学术上所掌握的真理，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毛泽东思想的真理，早已大大地超过了和压倒了资产阶级。提綱的提法，表现了作者吹捧和抬高资产阶级的所謂“学术权威”，仇視和压制我們在学术界的一批代表无产阶级的、战斗的新生力量。

（六）毛主席經常說，不破不立。破，就是批判，就是革命。破，就要讲道理，讲道理就是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在破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斗争中建立和不断发展起来的。但这个提綱却強調“沒有立，就不可能达到真正、彻底的破”。这实际上是对资产阶级的思想不准破，对无产阶级的思想不准立，是同毛主席的思想針鋒相对的，是

同我們在文化戰綫上進行大破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革命鬥爭背道而馳的，是不准無產階級革命。

(七)提綱提出“不要象學閥一樣武斷和以勢壓人”，又說“警惕左派學術工作者走上資產階級專家、學閥的道路”。究竟什麼是“學閥”？誰是“學閥”？難道無產階級不要專政，不要壓倒資產階級？難道無產階級的學術不要壓倒和消滅資產階級的學術？難道無產階級學術壓倒和消滅資產階級學術，就是“學閥”？提綱反對的鋒芒是指向無產階級左派，顯然是要給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戴上“學閥”這頂帽子，倒過來支持真正的資產階級的學閥，維持他們在學術界的搖搖欲墜的壟斷地位。其實，那些支持資產階級學閥的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那些鑽進黨內保護資產階級學

閥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才是不讀書、不看報、不接觸群眾、什麼學問也沒有、專靠“武斷和以勢壓人”、竊取黨的名義的大黨閥。

(八)提綱的作者們別有用心，故意把水攪渾，混淆階級陣綫，轉移鬥爭目標，提出要对“堅定的左派”进行“整風”。他們這樣急急忙忙拋出這個提綱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整無產階級左派。他們專門收集左派的材料，尋找各種借口打擊左派，還想借“整風”的名義進一步打擊左派，妄圖瓦解左派的隊伍。他們公然抗拒毛主席明確提出要保護左派，支持左派，強調建立和擴大左派隊伍的方針。另一方面，他們卻把混進黨內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修正主義者、叛徒封成“堅定的左派”，加以包庇。他們用這種手法，企圖長資產階級右派的志氣，滅無產階級左派的威風。他們對無產階級

充滿了恨，對資產階級充滿了愛。這就是提綱作者們的資產階級的博愛觀。

(九) 正當無產階級在思想戰綫上對資產階級代表人物發動一場新的激烈鬥爭剛剛開始，而且許多方面、許多地方還沒有開始參加鬥爭，或者雖然已經開始了鬥爭，但是絕大多數黨委對於這場偉大鬥爭的領導還很不理解，很不認真，很不得力的時候，提綱却反復強調鬥爭中要所謂“有領導”、要“謹慎”、要“慎重”、要“經過有關領導機構批准”，這些都是要給無產階級左派划許多框框，提出許多清規戒律，束縛無產階級左派的手腳，要給無產階級的文化革命設置重重障礙。一句話，迫不及待地要剎車，來一個反攻倒算。提綱的作者們對於無產階級左派反擊資產階級反動“權威”的文章，已經發表的，他們極端懷恨，還沒有發

表的，他們加以扣壓。他們對於一切牛鬼蛇神却放手让其出籠，多年來塞滿了我們的報紙、廣播、刊物、書籍、教科書、講演、文藝作品、電影、戲劇、曲藝、美術、音樂、舞蹈等等，從不提倡要受無產階級的領導，從來也不要批准。這一對比，就可以看出，提綱的作者們究竟處在一種什麼地位了。

(十)當前的鬥爭，是執行還是抗拒毛澤東同志的文化革命的路綫的問題。但提綱却說，“我們要通过這場鬥爭，在毛澤東思想的指引下，开辟解决這個問題（指‘徹底清理學術領域內的資產階級思想’）的道路”。毛澤東同志的《新民主主義論》、《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看了〈逼上梁山〉以後寫給延安平劇院的信》、《關於正确处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在中国共产党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